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7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筱森 译

# 华丽人生

*Lush Lif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伊坂幸太郎  
系列 07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筱森 译

# 华丽人生

*Lush Lif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说到人生，不管谁都是业余新手啊！  
任何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人生这种事没有什么专业老手。

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傲慢的画商  
盗亦有道、满口哲理的小偷  
父亲跳楼自杀、崇拜神的青年  
唆使有妇之夫杀妻、谋划再婚的心理咨询师  
妻离子散、捡到一条流浪狗的失业男子

五个毫无交集的人  
因为一堆碎尸，编织出意想不到的人生轨道……

# 华丽人生

*Lush Life*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447-1531-7



9 787544 715317 >

ISBN 978-7-5447-1531-7

定价：28.00元

伊坂幸太郎  
系列 —— 07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张筱森 译

# 华丽人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丽人生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张筱森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1531-7

I. ①华… II. ①伊…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8719号

Lush Life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2 Kotaro Isa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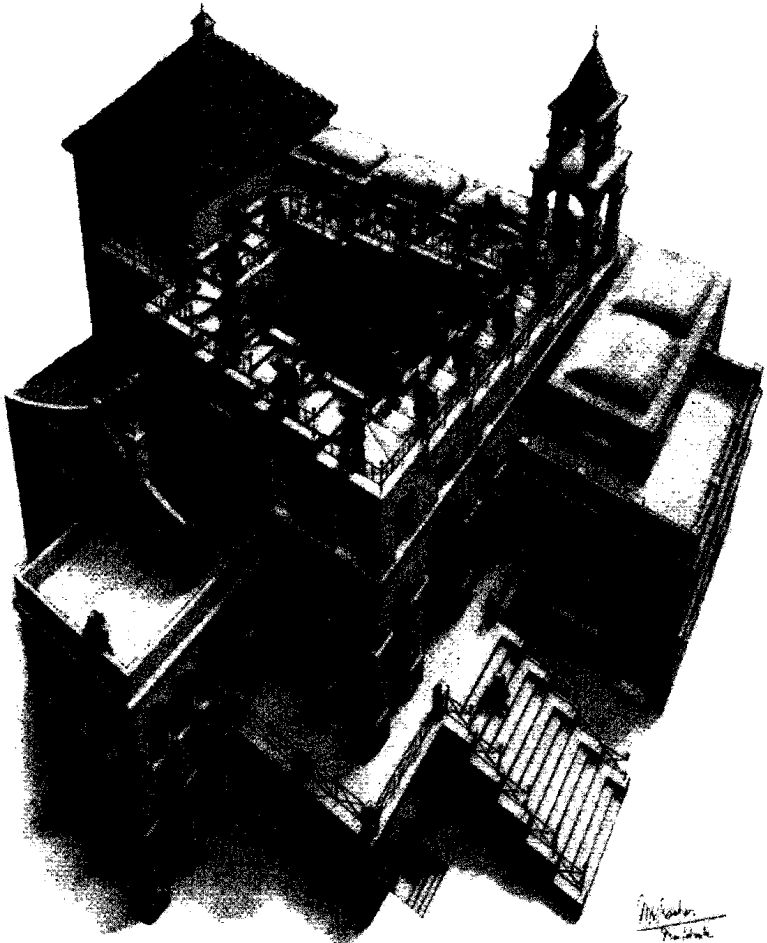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2, republished in paperback edition in 2005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87

- 书 名 华丽人生  
作 者 [日本] 伊坂幸太郎  
译 者 张筱森  
责任编辑 唐晓萌  
原文出版 新潮社,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31-7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Lash**

名词 || 鞭打

动词 || 急速挥动、挥霍

## **Lush**

形容词 || 丰富的、景气、华丽的

名词 || 酒、醉汉

## **Rash**

形容词 || 鲁莽的、轻率的、急躁的

名词 || 疹子、一下子爆发的事情

## **Rush**

动词 || 闯、冲动行事、匆促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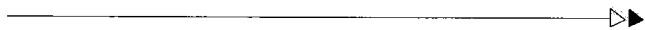
名词 || 匆忙、忙碌

引自《Reader's 英日辞典》（研究社）



**a life**

从最高时速240公里处，故事开始了。



## 0

志奈子往前一看，车厢的自动门正好打开，传出了“扑啾”的漏气声，听起来就像“希望500”车系所发出的叹息。

户田回来了。志奈子慌忙把视线转向窗外，对方的身影还是闯入了视线范围。志奈子一边想着“这个六十岁的胖男人”，一边下意识地别开脸。对方的体型适中，怎么说都不算胖，可是他那种自信过剩的走路方式，看起来就像全身充满过多脂肪。户田穿着花哨的毛衣，那对比强烈的黑黄相间条纹只让志奈子觉得品味甚差。不过，志奈子一听说户田是往来欧洲和银座的画商，竟不可思议地觉得他看起来倒也挺有那番架势。

当户田在邻座坐下的那一瞬间，志奈子便感到呼吸困难。车厢内没有其他乘客，她只是觉得快窒息了。活到二十八岁，第一次搭乘的绿色车厢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舒适。

她眼神四处游移，无意间看到了户田带来的报纸。

报纸上并列着“开锁盗窃犯现正纵贯日本北上中”、“仙台市内分尸案追踪报道”、“夫妻联手掩埋尸体，尸体有整形痕迹”等等严重的社会案件。

不过也并非全都是令人沮丧的报道，有一则标题为“香港彩票奖金四十亿元，中奖者可能是日本观光客”的新闻，篇幅虽

小，内容却让人心情愉快。

“好厉害。”志奈子不由得脱口而出。

户田看了一下新闻之后，“哼”了一声。“成天说什么不景气、不景气，已经这么久了，不景气早就是这个国家的常态了。就算小孩曾经考过一百分，但是如果之后他只考了五十分，那就表示他的实力只有五十分，不是吗？既然这样的经济状况一直持续，那就表示这是常态，一直心存侥幸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说到失业率，究竟是谁规定得替所有人准备工作不可？至少我没听过这回事，那只是有人搞不清楚状况罢了。人口过多，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简单至极。”

“啊，不是的，”志奈子好不容易才插上嘴，“我是说那个四十亿元彩票的新闻很厉害。”

“这个吗？”户田打开报纸稍微看了一下，“这还真走运。”

“户田先生如果中奖的话，也会很高兴吗？”连她自己都知道这是无聊透顶的问题。

户田的皮肤好到不像是年过六十的男人，他露出雪白牙齿对志奈子一笑，“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你也想要四十亿吗？”

“那当然。”志奈子也笑着回话。

“想要的话，我就给你。”

“您别开玩笑。”

“只要做你该做的事，我自然会给你。”

志奈子无法直视户田，心中涌起一股当场被他脱光衣服强拥的不快。

“这世上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户田讲这句话的嚣张态度，简直就像这句话是他发明的。

志奈子无法再次说出“您别开玩笑。”如果这世上真有和挫折、失败无缘的人，那一定是户田。只要他一发现人气正在上升的海外画家，便立刻和对方签下终身契约，不断地收购他看上眼的作品。他精于计算、头脑奸巧，行事风格和同龄男性及同行

大不相同。

户田本来就是“户田大厦”的第三代富家公子，从出生之际就被培养为拥有全国各地房产之经营者。他经常把“我从小就被灌输这个观念——狮子的孩子，就算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仍旧是狮子”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金钱是生存的必需品。”

再者，户田也绝非只安于经营大厦租赁业务，他一边当包租公，一边进军美术界。志奈子虽然不清楚户田的理由或是他有什么胜算，不过身为画商，他也做得有声有色。

户田总是立刻锁定前途有望的画家画作，并取得贩卖权。而且，他不会马上抛售，而是耐心等待行情上涨之后再脱手，借此大赚一笔，这是拥有雄厚资金的人才能运用的方法。志奈子想起某个男人曾经这么说过，“对户田先生来说，画作只不过是一种股票，”对方一脸悲伤地说道，“是以画笔画出来的股票。他认为画的价值不在于画家的想象力，而在于价目表上有几个零。”

“你听好了。”身旁的户田仍在喋喋不休，“不论爱情还是宠物通通可以标价，然后再慢慢抬高价钱。你不就是我买来的吗？”

志奈子无法反驳，因为她的确背叛了恩人，与户田签下契约。

“没有什么是钱买不到的。”

志奈子见过户田身体力行这句话，只因为他不想经历一段吵闹的旅程，所以大手笔地将一节绿色车厢的乘车券、特急券和绿色车厢券全部买下来。他也融资给政治家，有时候还会说“那个议员虽然顶上无毛，不过看在他跟我低头鞠躬的份上，那就借他吧。”然后打电话给下属。几十分钟前，志奈子亲耳听到户田打电话指示下属融资给某议员。

“请问今天的预定行程是什么？”

“我要介绍你认识仙台的客人。”

户田下流地笑了。志奈子心想，对方一定对她的画作毫无兴趣，她不禁郁闷了起来。想起那个曾对她说过“你不可以放弃画

画”的男人，对方是户田画廊的员工，虽然没钱没势，却十分懂画，也很欣赏志奈子的作品。

“《联结》是幅很好的画。”在两人最后一次交谈之际，他仍旧称赞了志奈子的新作，他也察觉到志奈子在其中灌注的理念。“这幅画有接力的意思吧，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棒给某个人。我的今天必定与他人的明天有所连结。”他这样说道。

他总是注意着年轻画家，一直希望能够经手不卖也无妨的好作品。因此，志奈子对于他辞掉户田画廊的工作，选择独立一事，一点也不意外。

对方告诉她“我希望能开一家替你们这样的画家做事的画廊，就算小也没关系”之后，便尝试独立开业，因为他相信这世界就是靠着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才能稳定运作的。

然而，他的画廊并没有开张，因为他所接触的画家都转身离去。

再没有比这更凄惨的了。遭到所有信赖的画家背叛，连一幅画都无法在自己的店里挂起，他就这么消失了。

那时的志奈子，亲眼见识到户田用金钱的力量，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梦想。

“在东京吃过晚饭后，就去仙台吧。”

一切都按照户田的预定计划进行。户田在两天前打电话给志奈子，“跟我一起去拜访客户吧。”她拒绝不了。

“你听过 *Lush Life* 吗？”好一阵子之后，户田开口说道。

“那是什么？”

“一首歌啊，这是一首歌的歌名，你不听爵士乐吗？”

志奈子摇摇头回答：“没听过。”她厌恶陪笑的自己。

“这是柯川<sup>①</sup>的名曲。Lush Life，华丽的人生。这不是很好

① 约翰·柯川 (John Coltrane, 1926—1973)，出生于美国，伟大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手，1957年确立了Sheet of Sound，对之后的爵士乐界有深远的影响。

吗？我有自信，我的人生比在其他地方活着的人更华丽、更丰富。”他一脸幸福地说着。“你想想看，愚蠢的失业者就不用说了，就算是自以为顺利的小偷或宗教家也是。总之，此刻我比其他人过得更美好、更精彩。”

## ★

黑泽走出住处的时候，发现玄关处贴了一张传单，他撕下来细看。那是大厦管理委员会贴的，上面写着“仙台市内发生多起盗窃案”，主要内容是呼吁大厦全体住户换锁，传单上有喇叭锁的照片，并注明“钥匙孔为直式、喇叭形的锁是最危险的款式。”黑泽不禁啐了一声，心想真是多管闲事。

最近，越来越多国外的盗窃集团在日本各地出没，比起一道门总是加装两三道锁的国家，来日本作案，就算扣掉交通费也还是有赚头吧。

大概是在东京已经占不到便宜，盗窃集团也跑来仙台四处作案。结果演变成黑泽盯上的住家，每一户都在玄关加装了两三道由回转式锁簧与锁把组合、非常复杂的锁。

黑泽穿上鞋子，折好传单后收进口袋，出门。

他突然想到，这群为了钱不停犯案的人，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最佳代言人。他们把效率和利益放在最前头。那么像我这种人，又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他试着回答：“美学？”不禁失笑，这真是太老套了。

当他锁好门时，隔壁的房门突然被用力打开了。

因为是第一次和邻居碰面，黑泽不假思索地向对方作了很愚蠢的自我介绍——“你好，我是住隔壁的黑泽。”对方是名年轻男子，二十多岁，一脸苍白。大概是整夜喝酒，气色看起来很

差，身上的蓝色T恤也皱巴巴的。昨晚，隔壁房间不时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噪音，可能在举行派对吧。

青年也一脸惊讶地向黑泽打了声招呼，不过声音小到根本听不见。他歪着头想了一下，然后对黑泽说：“对了，可以请你帮我撑一下门吗？”门？黑泽歪了下脑袋，不懂他的意思。

“我朋友喝多了，我得背他下楼。”青年显得有点害怕，“我如果把手放开，这门就会关上，所以想拜托你帮我撑一下。”

黑泽耸耸肩，默默地按照对方的要求撑住门。

对方小声道谢，总之听起来像是道谢。接着，青年再度走进房间，不久，便背着一个瘫软的男人走了出来。这人酒气冲天，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快活。

黑泽抵住正好开启的电梯门，等候青年走进去。他盯着青年背着朋友走进电梯，被背的人喝得烂醉，像个坏掉的人偶似的手脚晃来晃去。青年大概是打算立刻回来，因此没有锁门。真是太不小心了。

对黑泽来说，观察四周已经成为他的习性。只要和某人擦身而过，他便会观察对方，并开始猜测对方的种种。例如，皮夹里有多少钱？家里有多少财产？有家人吗？喜欢狗还是猫？喜欢储蓄吗？信任银行吗？这人真的是男人吗？如果实际潜入对方家中，发现一切都和自己的猜测相符时，这种成就感远超过工作本身。

电梯门关上。他向青年举手打了个招呼，不过对方并没有察觉。

在那之后，他发现走道上有一张纸，原本期望是钞票，可惜不是，这张纸可能是方才从其中一人的口袋里掉出来的。

上头罗列着黑泽看不懂的文字，其中也有数字，还有汉字和记号。他想，这该不会是国外发行的护身符吧。他将纸张朝向有光线的地方观察，也没有什么特殊内容浮现，他掂着它甩了一下，再次回头看了电梯门一眼，猜想莫非刚才的青年不是日本人？

他反复看了这张纸好几次，最后决定把它收进皮夹里。

这张写着外国文字的纸，说不定可以带来财运。他边想着这

类蠢事，边收好了皮夹。

仙台车站前出现一条人龙。黑泽边走边注意人龙的源头，原来是从一家咖啡店的门口开始的。那家店可能是刚开幕，看起来活力十足。

他一边看着那家店，一边在车站内快步走着。可能是工作日，站内没什么乘客。黑泽搭扶梯下到一楼，穿越出租车扬招点。他站在车站前，看到一栋像高塔的建筑物，那是市政府盖的展望台，尖细的高塔耸立着，看起来非常壮观。在展望台电梯的入口处，垂挂着一块写着“给某个特别的日子”的布条。黑泽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来到展望台。对小偷来说，所谓“特别的日子”，大概就是因愚蠢而失手被捕的那一天吧。

周围的墙上也贴着“埃舍尔展”的海报，埃舍尔是一位版画家，以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闻名，海报上的插图是埃舍尔最广为人知的城堡画。

基本上，黑泽对于绘画之类的美术品没什么兴趣，顶多只能想到以前某意大利美术馆，曾经被人从天花板用钓鱼钩之类的工具偷走了克林姆的名画这种事情。

过了一阵子，他看见一个年轻白人女孩站在路边，一头金发绑成马尾，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直筒牛仔裤。

黑泽之所以停下脚步，并非对方年轻貌美，也不是因为她看起来有钱又粗心，是个适合下手的好对象。而是她举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请把你喜欢的日文告诉我”，并将素描簿上写的字朝向行人的方向。

“这是你写的吗？”黑泽走向她问道。那女孩微笑地表示自己是大学留学生，“我在调查日本人喜欢什么样的词句。”

“哪些词句比较多？”交通信号灯已经转变成绿灯，不过黑泽没有离开。

“目前最多的是，”她一边说着流畅的日语，一边翻阅素描本，“‘梦想’之类的。”



“之类的？”

“还有啊，”她似乎觉得很有趣地笑了，“‘景气’之类的也不少。”

“那我也来写吧。”黑泽拿起马克笔，对方替他翻开新的一页，他以端正的笔迹，大大方方地在页面正中央写下“夜晚”。

“‘夜晚’吗？”她抬头看着黑泽。

“我喜欢夜晚。”

“真有趣。”接着她又说道，“好像小偷。”

黑泽瞬间吓了一跳，但又继续说道：“顺便一提，我讨厌‘关好门窗’<sup>①</sup>这个字眼。”

“关好门窗？”她似乎不太理解黑泽说的，反问，“不是警察吗？”

黑泽笑了，“这个字我也讨厌。”

于是他离开那里，在路上看到一只狗，好像是流浪狗，脖子上没有戴项圈。它看起来像柴犬，黑泽心想，流浪的柴犬很少见呢。原本应该是茶色的皮毛，因为沾满尘埃和泥土已经变成了灰色。在车站附近出现狗也很稀奇，大概是因为流浪狗的数量原本就已锐减的缘故吧，这比在路上碰到同行还稀奇。黑泽有些担心那只老狗该不会踉跄地冲上车流量大的马路吧。

红灯再次转绿，这次黑泽总算走向对面。他遵从了自己那套“小偷不该和狗交朋友”的美学，无视那只肮脏的狗，迈步向前。

① 原文为“戸締り”（TOJIMARI），女孩反问的警察原文为“お回り”（OMAWARI）。